



·长篇曲艺·

杜鹃山

庄 稼 改编

59.9

安徽人民出版社

杜 鵑 山

*

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肥东县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3\frac{5}{8}$ 字数: 70,000

1974年10月第1版

1974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0

统一书号: 8102·742 定价: 0.23元

目 录

第一回	跳悬崖雷刚脱险 下毒手老贼烧山	(1)
第二回	查根源急切找党 闻喜讯群雄下山	(8)
第三回	施淫威匪兵残害群众 斥顽敌刑场变为战场	(21)
第四回	过寨门石坚施巧计 劫法场雷刚闹三官	(31)
第五回	忆家史教育众战士 讲政策义释田大江	(42)
第六回	杜鹃山青竹吐翠 幽灵峪奸贼谋叛	(55)
第七回	雷刚莽撞中奸计 柯湘精心识阴谋	(62)
第八回	温其久推波助澜 党代表砥柱中流	(72)
第九回	风雨铁窗母训子 飞渡悬崖巧劫狱	(84)
第十回	除叛徒出兵狮子口 歼顽敌解放杜鹃山	(95)

第一回 跳悬崖雷刚脱险
下毒手老贼烧山

(西江月) 井冈红旗招展，
唤起工农百万。
铁流滚滚走湘赣，
星星之火燎原。

革命哪怕艰险，
英勇奋斗向前。
杜鹃花开红烂漫，
染遍祖国河山。

(白) 一首“西江月”道罢，引出一段故事，这故事发生在湘赣边境的杜鹃山上。一九二八年春天，杜鹃山区农民扯旗造反，经过曲折的斗争，终获胜利。同志们要想知道详细经过，听我慢慢地道来：

(唱) 说的是，苍莽雄伟的杜鹃山，
群峦起伏峰连绵。

山坡翠竹迎风摆，
山头苍松参蓝天。
山涧里，哗哗啦啦流水，
悬崖上，急流飞瀑挂银泉。
獐羊鹿兔山中跑，
莺歌燕舞百鸟喧。
这真是，气象万千景色美，
祖国处处是好河山。
一时难说尽山中景，

《夹白》乒、乓，呛啾啾——

又听得，枪响锣鸣震九天。

《夹白》抓雷刚，快追呀！——

听书人，你向山脚下仔细看，
山脚下跑来一壮年。
只见他，身高足有五尺半，
两肩宽阔腰身圆。
一双浓眉衬大眼，
黑中透红圆脸盘。
上身穿粗布白小褂，
几处殷红血斑斑。
跑起路来哗啦啦响，
原来是，长镖把他的两腿拴。
这个人紧咬钢牙往前闯，
转眼来到虎跳岩。

他就是农民军的雷队长，
猛雷刚名字响遍杜鹃山。

(白)跑来的这个人，姓雷名叫雷刚，杜鹃山人。只因他祖孙三代受尽地主老财的压迫，因而对地主恶霸怀有刻骨的仇恨。雷刚自幼父母双亡，只有他一人过着饥寒交迫的流浪生活。九岁给地主放羊，十五岁又当轿夫，天天抬着狗地主毒蛇胆——杜竞选，受尽了折磨吃尽苦，但也养成一副刚强性格，具有天不怕、地不怕的革命精神。一九二七年冬天，在毛委员秋收起义的鼓舞下，他带领一班穷兄弟造了土豪劣绅毒蛇胆的反；但因缺乏革命政党的领导，革命目标不明，农民意识严重，三次起义都被地主武装配合白匪军镇压下去。这一次，他不慎被捕，拘押在毒蛇胆的炮楼里。一天晚上，乘狗地主领兵出去抢掠百姓，他挖通了墙壁，跑了出来。可是脚戴长镣，行动不便，走不多远，毒蛇胆就领人追赶上来了。

(唱)地主杜竞选，
有名的坏东西。
两只三愣眼，
一颗秤勾鼻，
尖嘴衬棱腮，
两撇翘翘须，
光光秃脑袋，

黄毛细又稀，
别看样子丑，
狡猾象狐狸。
独霸杜鹃山，
自称土皇帝。
强占良田几十顷，
骡马牛驴几百匹。
剥削手段毒又狠，
佃户们，人人缺吃又少衣。
穷苦人不愿俯首做奴隶，
纷纷揭杆举义旗。
重阳节雷刚领人造了反，
打得他夹着尾巴逃城里。
花了大洋两千块，
和白匪连长拜了个把兄弟。
买来了洋枪洋炮洋武器，
他与那农民军队成死敌。
前日里他偷偷摸摸搞暗袭，
把雷刚捉到炮楼里。
不料想今夜雷刚越狱走，
慌得他带领团丁追得急。
毒蛇胆一边跑一边喊：
“团丁兄弟们听仔细，
谁能把雷刚来抓住，

我赏你大洋十块官升级！”

且不说匪军拚命往前赶，

急回头再讲雷刚跑得急。

（白）话说雷刚，由于脚带长镣行动不便，眼看要被匪团丁追上。他把眉头一皱，下定决心：直奔虎跳岩而来。这虎跳岩是杜鹃山上有名的险地，前面是：万丈深渊不见底；两旁是：悬崖峭壁插云天。是一条绝路。雷刚往这里跑的决心是：宁愿跳悬崖壮烈牺牲，也不能做俘虏再当奴隶。因而他来到悬崖前挺身站稳，转过身来，面对追兵，怒目而视。这时匪团丁追到眼前，看雷刚：紧握拳头，怒火冲天，挺立岩边，恰似半截铁塔一般，吓得人人倒抽一口冷气，不敢向前。这时毒蛇胆也赶到近前，一见雷刚无处可走，不由得奸笑两声说道：“雷刚，我看你还往哪里跑？现在你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只要你诚心悔过，老实给我抬轿，我饶你不死……。”

“呸！”雷刚一听，勃然大怒：“毒蛇胆，害人虫！你仗着洋枪洋炮，暂时得逞，不要高兴太早，你的死期将近，末日快临。老子恨不能扒你的皮，吃你的肉，你倒想叫我给你抬轿，真是白日做梦！”毒蛇胆说：“雷刚，若不依从，转眼我叫你粉身碎骨！”雷刚骂道：“呸！我宁肯牺牲自己，也不能再当奴隶！”

毒蛇胆一听，气得哇哇乱叫，喝令匪兵：“上，给我捉活的！”一个大个子匪兵，欺雷刚身戴刑具，行动不便，

便斗胆向前，使了个饿狗扑食之势，窜上来就抓。雷刚不慌不忙，看他来的切近，猛一闪身，让过匪兵的手臂，伸手抓住他的手腕，来了个顺手牵羊，往前一领，底下照腔一脚，说了声：“下去！”就听匪兵“唉呀”一声，掉进了深涧。毒蛇胆一见，吓得直往后退，忙令匪军：“开枪，开枪！给我打死他，打死他！”

雷刚望着毒蛇胆的丑态，呵呵大笑：“毒蛇胆，我恨不能亲手宰了你，可我相信有人会给我报仇雪恨！老子我走了。”说罢跃身一纵，可就跳下悬崖了——

（唱）雷刚他屹立岩头两眼喷怒火，

面对仇人气得他直跺脚：

“恨不能生吃你的肉，

穷苦人定要把你剥。”

说着话跃身跳到悬崖下，

只吓得匪兵个个直哆嗦。

毒蛇胆走到崖边往下看，

黑古隆冬，烟雾迷漫啥也着不着。

气得他睁大一双三楞眼，

伸手又把手枪摸。

（夹白）乒乒乓——

连打数枪不解气，

回头又骂众喽罗：

“混帐的东西真无用，

呆呆楞站干什么？
快给我满山去放火，
管教他火中丧生无处躲。”
众匪兵一听似狼虎，
一个个对着火把去作恶。
荒草丛里先点燃，
树林里面又把煤油泼。
一霎时黑烟滚滚火光闪，
美丽的山林滚火团，
毒蛇胆面对大火嘿嘿笑：

（夹白）“雷刚呀雷刚！这一下子我叫你葬身火海，尸骨成灰了！”

他这才夹着尾巴回了窝。
同志们若问雷刚死没死？
下一回书中再接着说。

第二回 查根源急切找党 闻喜讯群雄下山

(白)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没有一个革命的党，没有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党，就不可能领导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

上回书说的是雷刚领导穷弟兄三次暴动，均未成功。其主要原因就是没有工人阶级政党领导，才弄得被迫跳崖，但他没有摔死。原来深谷两壁林木丛生，树林中又横三竖四绕满了葛藤。雷刚往下跳时，正巧落在一棵大树上，树上的葛藤象只大网把他托住，虽然是衣破皮伤，摔昏了过去，但毕竟是保住了性命。等毒蛇胆烧山去后，天已微明，晨风夹着浓烟把雷刚吹醒。睁眼看，天已明；仔细想，自己还没死：“好！”雷刚心里想，只要我还有这口气，有这百十斤的本钱在，就能报仇雪恨！随即挣扎着爬下树来，在谷底寻了一块石头，把脚跷到一块岩石上，对着脚镣砸起来了——

(唱) 雷刚跳岩可没牺牲，

多亏了树枝葛藤把他攀。
苏醒后站在大树下，
连把毒蛇胆骂几声：
“想害我雷刚你未得逞，
我还要报仇雪恨定把毒蛇烹，
只要我雷刚还有一口气，
不杀你毒蛇胆我誓不为人！”
急忙忙找块青石把镣砸，
山谷里响起乒乓砸镣声。
只因铁坚石头脆，
镣没砸开石砸崩。
急得雷刚满头汗，
望了望东方泛红太阳升！

（夹白）雷刚心想：“不行！
假若是敌人搜山发现我，
我脚戴镣铐咋斗争？”
正是雷刚作难处，
忽听得远处传来脚步声。

（白）雷刚砸不开脚镣，正在犯难，忽听得有脚步之声，
雷刚一惊：“坏了，莫非是敌人搜山了吗？”随手拿了两块石头，闪身树后，屏住气息，急睁两眼，向前望去——

（唱）雷刚树后仔细望，

山脚下走来一位老大娘。
只见她青褂青裤扎裤腿，
多耳麻鞋穿一双。
年纪大约有六十岁，
风吹头巾现出两鬓霜。
手中拿把砍柴的斧，
身后又背盛柴的筐。
看行动身板倒还挺硬朗，
观面容态度和蔼又慈祥。
猛雷刚看到这里心放下，
原来是穷人打柴上山岗。
杜鹃山穷人齐恨毒蛇胆，
砸镣不需要把她防。
想到此手拿石块再把镣砸，
乒，乒！——
这声音惊动砍柴的老大娘。
抬头看，树前站着一大汉，
脚戴长镣遍体伤。
看到这大娘心里明白了，
他准是，造反人被捕又逃出黑牢房。

（白）老大娘一见雷刚用石头砸镣，心中已明白了八九，走过来，一伸手，将手中板斧递了过来。雷刚一见，心头一震，明白了老妈妈的意思，真是万分激动，慌忙接

过斧头，铛铛铛！几下子砸断了长镣。急忙来到大娘面前，还了斧头，刚想“道谢”，那大娘从筐里摸出两块烤红薯递给雷刚，说道：“孩子，把它带着。”转身就要走，雷刚急忙上前一步，激动地说道：“久旱禾苗逢甘露，点点滴滴记在心！”老妈妈转身看看雷刚：“你可别这么说，咱们是千叶万枝一条根，都是受苦人！”说罢提斧又要上山，雷刚紧跟一步恳求说道：“老人家，留个姓名吧！滴水之恩，我也当涌泉相报啊。”老妈妈闻听此言，叹了一口气说道：“你真的要问，我就给你说说吧：

（唱）老妈妈未曾开口叹一声：

“造反人，听我把家世说分明。

我家住，杜鹃山脚下本姓杜，

祖辈种田苦度营生。

自从杜竞选当了团总，

苛捐杂税数不清。

提前收租世少有，

佃户们吃糠咽菜衣不挡风。

我丈夫前年抗粮被抓走，

惨死在毒蛇胆的水牢中。

狗地主乘机夺去了俺的地，

放火烧了俺的茅草棚。

俺祖孙三人无路走，

逃到这杜鹃山脚度秋冬。

毒蛇胆闻讯赶来又敲榨，
硬说俺欠他的地租没还清。
我的儿忍无可忍造了反，
他跟着雷刚去当了兵。”

(白) “跟我?” 雷刚无比激动，向前问道：“大娘，你的儿子叫什么名字?” 老大娘说：“叫杜山。”

“啊!” 雷刚一把拉住大娘：“这么说，你是杜妈妈了?” 老人家点点头说：“是的，你呢?”

“我——我是雷刚。”

“你就是雷刚?” 老人家反复打量着雷刚，眼含热泪，说：“看样子，你们这次又败了? 那我儿杜山呢?” “杜大哥他——” 雷刚悲愤交加：“杜妈妈，你要硬朗些，你的好儿子，咱穷人的亲骨肉，他，他……他被毒蛇胆杀害了!” 杜妈妈闻听此言，只觉得天旋地转，当啷一声，斧头落地，身子晃了几晃，跌坐在身后岩石之上。雷刚急忙上前扶住，连声喊道：“杜妈妈!”

(唱) 雷刚一见着了忙，

扶住大娘他热泪盈眶。

(夹白) 大娘，你醒醒呀! ——

杜妈妈挺挺身子来站稳，

咬牙切齿恨豺狼!

儿啊! ——

旧血帐未还又添新血帐，
想不到父仇未报儿身先亡。

(夹白)毒蛇胆，狗贼子！——

莫以为烈士鲜血白流淌，
它化作杜鹃花红遍山乡。
总有一天要清帐，
血债定要血来偿。”

杜妈妈又气又痛连声恨，
在一旁深深激动猛雷刚。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
这深仇大恨永不忘！

老人家，莫悲伤。

讨血债，有雷刚，

从今后我就是你的亲儿子，
您就是我雷刚的生身娘！”

杜妈妈擦擦眼泪牙关咬，
开口叫声儿雷刚。

咱们同毒蛇胆大仇深似海，
报仇难免要伤亡。

人常说芭蕉根子烧不死，
南山竹竿砍不光。

杜山爹死了杜山上，
杜山死我还有孙子接他的枪。
等会儿我把小山交给你，

让他跟你闯荡打豺狼！
正当他娘儿俩在谈论，
山那边踏踏踏走来人一帮。
有几个腰别手榴弹，
有几个身挎盒子枪。
雷刚一见不怠慢，
接过斧头他急忙闪一旁。
不说雷刚树后等，
那群人说说讲讲到身旁。

（白）这一群人来到跟前，雷刚一看，原来是农民自卫军的众家兄弟。雷刚和他们，共患难，同生死，几经波折，今日又能相见，真是又惊又喜，亲切万分。他忙扔下斧头，高叫一声：“兄弟们！”随即扑进人群。大伙开始也吃了一惊，及至看清是队长雷刚，便一齐围了上来，那股亲热劲，真无法形容。队员罗成虎更激动得哭了起来。雷刚说：“成虎兄弟，哭什么？我这不是很好吗！我给大家介绍一下。”随即领着大伙来到杜妈妈跟前：“这就是杜山大哥的母亲，杜妈妈。”大伙一齐过来亲切相见。雷刚说：“杜妈妈送儿造反，儿子死了，又要送孙子参军，真是我们的好妈妈，也是我雷刚的亲娘。”大伙听了，人人敬佩，个个赞扬。

正当这时，忽听远处有一小孩声音，众人顺声音望去，但只见：